

雕梁画栋古大厝

■杨华强

在闽南村落行走,令我心醉的是红砖古厝,恢宏的格局,大气而开放,错落有致,流光溢彩的龙脊燕尾参差交错。一幢接一幢,像极了一座座皇宫。漫长的岁月在它们身上留下沧桑,但它们依然气宇轩昂,光彩照人。

古厝大宅,黄瓦飞檐,巍峨高耸,雕梁画栋,富丽堂皇。从照墙到屋顶,从木门到窗户,满目都是精美雕塑,浮雕、木雕、彩雕、砖雕,形态多样。梅兰竹菊、祥禽瑞兽,更有二十四孝图、传说故事、历史典故,气象万千。

走入深宅大院,你恍若走进繁花似锦,穿花度柳一般,古朴典雅的雕花从你眼前经过,从而形成锦绣斑斓的构图。以闽式“窗花、格栅”为主要形态,以“拼砖、石雕、木刻”为特色工艺,精湛绝伦,将闽南雕花的魅力展现得淋漓尽致,多姿多彩,浑然天成。

闽南雕花的材质大巧若拙,既有木格的质朴轻灵,也有石材的厚重古拙,还有红砖的典雅自然。你只要看到一株梅花、一丛绿竹,心情就变得舒畅起来。镂空雕花的石质方窗里,藏的是大族世家的精彩传说。

当你置身于闽南园林庭院里,在厅廊回旋的大厝,镂空雕花的门窗相随相伴。你看到门里有窗,窗也连着门。阳光将斑驳的光影打在花窗上,那斑点仿

佛也跳动起来,连花窗里的虫鸟瑞兽,八仙过海也栩栩如生,那么精彩的影像,在光的挥洒中,充满韵律。

打小生长于闽南老宅,我们家的三落大厝,燕尾高脊,气派不凡。正厅,厅廊,后堂楼,护厝楼,左右厢房。深宅大院,明清时期的建筑格局。红砖拼花照墙雕嵌艳丽的花鸟虫草、丹凤朝阳……造型各异、精巧玲珑。我坐在雕花廊下泡茶,聆听小桥流水的低吟浅唱,千秋梅菊的摇曳风语,鸳鸯戏水的温婉呢喃。每一堵剪瓷都艳丽高雅,每一幅浮雕都美得让人心醉。

我去过五店市、梧林探访那些老宅故居,当我一脚踏进柳青大宅,徜徉在厅廊、房院、护厝、花园的迷宫里,绕几圈,神魂颠倒,不知何兮。当我来到浯然别墅,跨过那高高的石阶,看那落地长窗裙板上刻满蝙蝠、牡丹吉祥物,这一扇扇窗户占尽所有福气。当我跨入“大宅门”建筑群,一处处精致小巧雕花门亭朝我开启,灰墙白瓦之间藻井天花,令人产生幻觉。

有人说,沿着村落走进古厝,你可以走进泉州闽南灿烂的历史文化深处,也可以走进心灵的圣地。

在闽南大厝度过儿时美好时光的著名诗人余光中说:“那临街挺立的古厝仿佛是母亲的身影,那一扇敞开的花窗是母亲的眼睛,她时时召唤远在天涯海角的游子回故乡。”

听雪

■姚林中

天气一冷,就盼着下雪。

在南方,下一场雪真不易,等一场雪需耐心。等久了,自然不耐烦了,于是也就把念想放在了一边。突然有一天,屋外隐隐传来“沙沙”的声响,于是停下手上的活,仔细听。大概是下雪声,这下兴奋了,冲出屋去。“真的下雪了,下雪了。”迫不及待地喊出声来后,伸开双臂,头仰天,任雪落在身上、手臂上、脸上……转一圈,感受一下从各个方向落下来的雪。小时候,就是这样迎接雪的到来的,即使现在,偶尔也会这样,也许是等久的缘故,很难再掩饰内心的喜悦了。

有“沙沙”声的雪是雪粒儿,把它比喻成盐粒再贴切不过了。这些雪粒儿,落在光滑的叶面上、坚硬的石板上,会调皮些。它们跳起来,落下后又向别处滚出一小段,很是可爱。那“沙沙”声,也实在美妙,很有江南的韵味。照理这么微小的颗粒落下来,声音是听不到的,但千千万万粒落下来,人站在雪中就明显了。这样的声音,我自然是不会放过的,走出村庄,走向田野。这声音,比雨声更亲近,四面八方环绕着;这声音,比雨

声更柔和,不会风疾声密。

在南方,总不见雪粒儿下很长时间,大多数时候下的是鹅毛雪。雪花轻盈、舒展,漫天飞舞。而听雪,最宜的是在大地银装素裹后的大雪夜。

夜黑,没有车行的喧嚣,也没有鸟儿的鸣叫,四下都很安静。屋内,炉火正旺,一壶茶散发着香气。

“簌簌”,声音小而短促,一小团雪滑下,大概是从哪棵树的叶子上滑落下来的。“簌——”声音大一些又拖着长音,一大团雪滑下了,应该是从门前的草垛上滑下来的。“簌、簌簌”,声音先是短促,接着是一阵,那一定是竹子上的雪滑落了。那短促的声音是某一株上的雪滑落了,雪滑落后,竹子反弹起来,碰到了周边的竹子,于是雪又纷纷而下。“咔嚓”,也有这惊心的声音,免不了浅浅地担心哪一根枯枝或小枝折断了。

听着,听着,突然屋外一点声音也没有了,而脑海依然是满天飞舞的雪花。夜茫茫,一切是那么空灵,静谧中,更能感受到时光的飞逝。

第二天天一亮,打开门看到雪漫山遍野,此时最乐意的是踩在厚厚的雪上,听“咯吱咯吱”的脚步声。这声音同深浅不一的脚印一样,渐渐伸向远处……



(视觉中国)

方言趣事

■张传捷

“过溪不同音,翻山不同语。”小时候只是听老人说说而已,怎样“不同音”“不同语”并未体会,也不在意。

1988年,我还不到30岁,因工作需要,我奉命调到离老家30多公里的葛坑信用社担任负责人。

初来乍到,人生地不熟在所难免,可我却接连遇到语言沟通障碍问题,甚至弄巧成拙,大大超出我的预料。

葛坑镇与尤溪县坂面镇接壤,方言既不是闽南话,也不属尤溪话,这个闽南与闽中的过渡地带,其祖先创造出一种独特的方言——葛坑话,让我这个外地“新”人碰到诸多趣事……

一天,我上班。一位中年妇女来到柜面要办理一年定期存款500元,那时还没有强调要出示身份证。

我微笑地问中年妇女:“您好!请问贵姓? 什么名字?”

中年妇女用葛坑话答道:“我姓‘徐’,叫××。”

当我存单填好,递给了她,在旁的男客户一看说:“主任,您写错了,她是

说姓苏。”我一头雾水,她明明是说姓“徐”,怎会是变成姓“苏”呢? 那位男客户解释说,葛坑方言“徐”与“苏”是谐音的。

冬季,是信用社资金回笼的黄金季节。我走村串户与借款人签订催收贷款通知书,冬天昼短夜长,太阳早早就下山了。当我走到一黄姓的借款户家已是傍晚时分,那户居住边远,还未通电,只看他身上背着孩子,好像是田里干活刚回来的。我说明来意,他二话没说,放下孩子,叫老婆:“主任来了,快把‘翁备’带下,‘味精’点来。”我一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,不就是签个名吗? 带什么“翁备”? 点什么“味精”? 我以为他是叫老婆找“茶壶(备)”泡茶、煮点心要用“味精”来招待客人,一看,原来那女人把小孩带去,又点来一把竹片照明。我终于明白了,那“翁备”是小孩子、“味精”是竹片。真是自作多情,十分尴尬。

一个无法与当地群众正常沟通、相互交流的负责人,哪能立足当地开展工作? 哪能深入群众中去拓展业务? 从此,我开始留意葛坑人日常生活的交流、谈话,特别逢四九圩日,有意去观

察、去倾听,听不懂就请教,对难记难学的,就用同音字或拼音代替偷偷记在本子上,就像学英语单词那样死记硬背。从简单的单字、双字入手,直至句子,反复练习发音。如:“有”叫“西 y ǒ u”、“人”叫“n ǒ ng”、“姑”叫“g ú”、“舅舅”叫“舅 翁 ji ù w ē ng”、“妻子”叫“l ǎ omi ǐ”、“苦菜”叫“k ǔ zhu á”、“吃早饭”叫“侠笨 xi á b è n”、“吃午饭”叫“侠豆 xi á d ò u”、“吃晚饭”叫“侠咩 xi á mi ē”、“糯米炸粿”叫“叨且 d ā oqi ǐ”等等。

功夫不负有心人。不久,我不但能听懂葛坑方言,还能跟当地人正常交流。后来,方言讲流利了,是李逵李鬼? 外人听了真假难辨,甚至有人误为我是葛坑人,更有人戏称我喝了葛坑水,讲话才变成葛坑腔。方言掌握了,用处就大。我在社员代表会、公演电影的金融知识宣传等多次发言,用的都是地道葛坑方言,大家听得入心入脑,也收到预期的效果。

30多年来,我偶尔路过葛坑村,与村民们聊上几句葛坑话,乡

音未改,很亲切。前段时间,我再次踏入葛坑,街道空荡,人烟稀少,听几位上年纪的村民讲,葛坑的青壮年都进城了,小孩也跟着去上学,村里所剩无几。我想,这样下去,那独特别趣的葛坑方言会消失吗? 一种挥之不去的乡愁涌上心头!



投稿邮箱:dnzbgfzc@qzwb.com
联系电话:0595-22500109